



倾冷月◎著

QIESHU TIANXIA

II

且试天下

新新

侠 苍茫残局虚席待，一朝云会夺至尊。且视天下如尘芥，携手天涯笑天家。

二十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作者说

倾冷月,出生于湖南湘潭,读书时学的是会计专业,却从未从事过一天会计工作,曾于广东流浪数年,现于家乡小城某公司就职。

从小喜爱看书,有时不满故事的结局便爱自己另想一个符合自己心意的结局,久而久之养成了这等爱胡思乱想的习惯。想得多了,以至某一天突发奇想:自己也写篇小说吧。便有了第一篇小说《倾冷月》,写完了不问成就只是感慨自己很会写字,一下子就写了三十多万字,于是继续胡思乱想,得了《且试天下》。

人愚且笨兼不学无术,是以文字拙劣,还请看官多多谅解。

QIE · SHI · TIAN · XIA

倾冷月作品



小椴作品



责任编辑：林 云 孙 迎

特约编辑：崔晓燕

封面设计：80·80 · 小贾

且试天下

二

QICHI TIANXIA

倾冷月◎著

二十世紀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且试天下.2/倾泠月著.

—南昌: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2007.4

ISBN 978-7-5391-3728-5

I. 且... II. 倾...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43149 号

且试天下 2 倾泠月/著

策 划 张秋林

责任编辑 林 云 孙 迎

特约编辑 崔晓燕

插 图 异 境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 373 千字

印 张 18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3728-5

定 价 23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,服务热线:0791-6524997)

“苍茫残局虚席待，一朝云会夺至尊！”

东朝第一高山、号为“王山”的苍茫山顶上，有传说中的高人留下一盘下至一半的棋局，并在棋盘上留下这么一句话，那时正是东朝诸国争战、帝业飘摇之时。

一个被赞为“素衣雪月、风华绝世”的女子，偏偏言行无忌、狂放如风，这样一个令天下武林人士敬叹的人，在那个疮痍乱世中当如何“无忌如风”？

一个与“素衣雪月”完全相反的“玄衣墨月”的男子，他雍容清贵、仁心仁举，这样一个令天下武林中人景仰臣服的人，在那个人心跌宕的乱世中当有如何一番“仁举”？

一个出身尊贵的侯国世子，他武功盖世，他高傲伟岸，他志在天下，这个被史家评为有“王者霸气”的人，在那个战乱连连的乱世中当如何成就他的“霸业”？

一个令天下人传诵“风雨千山玉独行，天下倾心叹无缘”的人，他高洁出尘、慈悲心肠，这个被世人尊称为“天人”的玉家人，在那个生灵涂炭的乱世中又如何“慈悲出尘”？

一个美艳高贵的侯国公主，她有倾国之颜，更有玲珑七窍之心，在那个倾轧碾压的幽幽深宫，她当如何权衡算计才能得那“女子至尊”之位？

一个以才名传天下、以武功创名骑的纤弱公主，当国难当前之时，她拔剑而起，只是在那天下纷争的乱世，她如何才能卫得了家国百姓？

一个隐居深宫却令天下群英侧目的侯国世子，他神秘莫测，却深受国人爱戴拥护，在那个群雄逐鹿的乱世，他是隐逸无为还是冲渊而出？

家与国，可有相抵？

爱与恨，如何分明？

恩与仇，以何相报？

美人与天下，孰重孰轻？

那双月是否能璧合生辉？

那王与王是否能同心同步？

那霸者与那“天人”是否能得其所愿？

乱世之中，英才辈出，只是苍茫山顶的棋局只需两人，而掌握天下的至尊，只需一位！

第二十八章·欲求先舍·5

第二十九章·王道之远·17

第三十章·丰都和仪·27

第三十一章·且悲且喜·37

第三十二章·初 许·47

第三十三章·初 试·59

第三十四章·同 步·69

第三十五章·初 起·80

第三十六章·鼎镬之火·89

第三十七章·琅 倾·99

第三十八章·赐 曙·108

第三十九章·轻取白都·117

第四十章·醉歌起意·126

第四十一章·古都末帝·136

第四十二章·星火之令·144

第四十三章·饒 峯·153

第四十四章·落英山头落英魂·162

第四十五章·裂 痕·172

第四十六章·离合聚散·183

第四十七章·梅花香冷·193

第四十八章·夕 夜·203

第四十九章·天人玉家·211

第五十章·东旦之决·221

第五十一章·孰重孰轻·234

第五十二章·以江山相许·247

第五十三章·苍髯之局·258

第五十四章·且视天下如尘埃·271

尾声·285

目

CONTENTS

录

第二十八章 欲求先舍



春光融融的花园，丛丛牡丹绽放，各显艳容；三两彩蝶飞绕，翩翩弄姿。一道白玉栏立于花丛前，栏上坐着一名女子，虽是坐着，但也可看出她体态玲珑修长，着一袭素雅的淡黄衣裙，长裙之下，未见丝履，却是一双如玉似的赤足，正惬意地微微摆动。一手撑在栏上，一手垂在膝上，指间夹着一支山雪玉钗，指、钗皆色如白玉，看之即令人心旷神怡。头微微向右偏着，一头长发一半挽着一半披散着，依稀可辨，那原是梳着高雅的雾风鬟的，只不知是何原因竟散落了。似有风吹过，以至那发一半舞在身后，一半拂在栏上。眉眼清丽，风姿如柳，神态间三分雅逸、三分随性、三分慵懒，再加一分趣意，不经意间，似又多一份不羁。

“这样的风夕倒是少见。”

猛然一个声音响起，华纯然一惊，手中之笔便脱手落去，半空中一只手伸过来，轻轻松松便将那支画笔接在手中。

“是你。”华纯然轻呼一口气，平息微乱的心跳，“这么晚了，驸马为何还未休息？”

“公主不也未休息吗？”皇朝笑笑，将手中画笔放回笔架上，“吓到你了吗？”

“没……没有。”华纯然手不自觉地轻轻一握，然后恢复镇定，微微笑问，“驸马找纯然有事吗？”

谁知皇朝却未答话，反拈起桌上画像细细研看，边看边颌首：“公主此画尽显风夕之神韵，想来公主实将之视为平生知己了。”

“风姑娘那等人物，世间人谁能抗拒，莫不为之倾倒，纯然说得对吗？”华纯然优雅起身，与皇朝并看画中之人，未了目光略带深意地看一眼皇朝。

“世所倾倒吗？嗯，确实。”皇朝竟也不反驳，似忘了身旁之人才是有着无双容颜、令天下人倾倒的绝世佳人。将画像放回桌上，拾起画笔，再铺一张画纸：“公主定也未见过这样的风夕吧？”

手起笔落，聚精会神，不到一刻，又一个风夕跃然纸上。

“这是……”华纯然惊愕地看着画中之人，那是风夕吗？

画中之人着一身银色铠甲，高高立于城墙之上，手挽长弓，眉宇间自有一种轩

昂傲然的气势，目光静静地、灿亮地注视着前方，仿佛主帅检阅自己的千军万马那样气势万千，又似是王者俯视着自己的领地那样的雍容淡定，衬着身后飞扬的旌旗，若欲展翅翱翔九天的凤凰，那样的绝世独立！

“这是风姑娘？她如何……”华纯然惊疑的目光看向皇朝，心头忽升起一种感觉，似热又冷。

“这就是公主引为知己的白风夕，但也是那个一手创建风云骑的惜云公主，更是——风国现任的女王！”皇朝淡淡地吐出，神色平静地看着华纯然，唇角甚至还勾起一丝浅笑。

“她？惜云公主？风国的女王？”华纯然目光怔怔落回画中如凤的女子，眸光再扫向桌上自己所画的画像，忽然间只觉得荒谬至极，只觉得自己可笑至极，那画中的风夕，那种趣意的神情似在讽刺自己，嘲笑自己的愚昧！

“公主没有料到吧？”皇朝在桌前的椅上坐下，眸光柔和，静谧地看着华纯然，声音清朗，可吐出的话却如针，刺人也是轻轻的、漫长的，“公主肯定也想不到，那位丰息公子就是丰国的兰息公子吧？”

“兰息公子？”华纯然目光落在皇朝脸上，似有些疑惑，有些茫然，声音却又是那样的平缓。

“是啊，江湖名侠‘白风黑息’实为惜云公主与兰息公子。”皇朝语调依然淡淡的。

“惜云公主……兰息公子……便是他们……”华纯然机械地重复着，神情有些怔痴，仿如下意识地又似毫不自觉地坐回椅中，“难怪……难怪他们懂得那么多……通诗文，精六艺，知百家，晓兵剑……江湖人知晓得再多，可那一份气度……那一份心思……我竟没有想到，呵呵……真是有意思啊……”华纯然忽轻轻笑出声，“我竟然还……呵呵……”

笑声清脆如夜莺浅啼，娇躯轻耸如花枝微颤，玉手轻抬，那刚露一半的贝齿便掩于袖后，柳眉微扬，水眸流溢，那样的娇艳而婉转，仿如一枝晨间初绽的牡丹，犹带微露。

皇朝静静看着她，仿如是看着一幅名贵的美人图，看着图中美人的一言一态，一举一动，未遗漏那笑中的一丝愤与悲，那眸中无法抑制的一抹苦与涩……却也只是看着，平静无波地看着，仿佛是看着一盘棋局，所有的棋子皆按他所指而动，一切尽在掌中。

“驸马就是来告诉我这个的吗？”华纯然终于止笑，仪态万千地端正坐姿，娇颜犹带一丝笑意看着皇朝，神色间镇定而高雅，仿佛刚才那言、那笑皆非出自于她。

“哈哈……”这一刻，皇朝忽又笑了，“朝果没看错公主。”

华纯然静静地看着朗笑的皇朝。他笑的一瞬间，仿如日出东方，光芒灿放，这满室的灯光也为之掩盖，眉宇间那一份王者的尊贵与霸气让人不由自主便要低头，一双金褐色的眼睛似乎总是闪着可刺穿人心的金芒，永远都是那样清明而理智，似从未从中见过茫然与失措，似乎一切都控于他的掌中，总是那样的自信与傲然……

这个人是皇国的世子，皇国将来的王，是她的丈夫……何以竟是这般的陌生？

“记得公主曾说过，夫妻一体，家国同安。”

皇朝敛笑，起身执起华纯然的手，华纯然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，似乎此时才发现，他竟是那样的高大，自己竟只及他肩膀。仰首看去，那张脸……那五官竟是那样的俊美至极，仿如上天精心雕刻一般的完美，那金褐色的眼眸专注地看着你时，那炫目的金芒似能惑人一般，让你一瞬间迷失，仿佛只要听从他、服从他便可以了。

“是的，昔纯然曾谓驸马‘汝之家国即为吾之家国，吾之家国即为汝之家国’。”华纯然眸光温柔地看着皇朝，握在皇朝手中的指尖却微微一颤。

“所以朝有一件礼物要送与公主。”皇朝从袖中取出一物置于华纯然掌心，神色间温柔而凝重，就如一位丈夫将他的传家宝交予妻子保管一般郑重。

“这是……”华纯然看着手中那墨黑色冰凉透骨的长令，当看清令上之字时不由瞪大眼睛，不敢相信地看着皇朝，“这是玄尊令？！”

“是的，这就是天下人人人想夺而得之的玄尊令，帝之象征的玄尊令。”皇朝淡淡笑道，仿佛他送出的只是一件普通至极的礼物，那样随意而从容。

“你送给我？”华纯然看看手中之令，再看看皇朝，待确认之后，刹那间，一股狂喜涌上心头，可紧接着，那喜悦之中又涌上各种复杂的感觉。

“你我夫妻一体，这是我的，自也是你的。”皇朝握着华纯然的手，连同那枚玄尊令一起握于掌中。那一刻，他的神情是温柔的、真诚的、庄重的，那简单的一语却仿如誓言。

华纯然呆呆地看着手中的玄尊令，看着握住自己双手的那双大手。那手是温热的，可那令却是冰凉的，便仿如她此刻的心，喜与悲、热与冷交杂着。抬首，看着那张脸，看着那样温柔的神情，不由有些神思恍惚。

这个人，自见面的第一眼起，虽然他的才他的貌是如此出众，但他那一身的气势总是令她望而止步，不敢对他有丝毫不敬，更不敢稍有拂逆。虽然他一直对她是很尊重的，甚至可说较所有人都要和蔼客气，可是即算如此，她依然是有些畏敬的，便是在她父王面前也未曾如此过。而此刻，他的神情是如此真诚，那语气是如此温和，那双金眸是那样专注地看着她，她知道……他所言所举都是真的，他那样的人是言出必行的。心头有丝欣喜在蔓延，仿佛间将触摸到她一直渴盼着的……只有一步之距，她便可触摸！可是……那自幼长于宫庭的头脑却是在警惕着，这至尊至贵的玄尊令背后……终于，她牵起唇角，绽出一丝微笑，美如花开。

“小时候，宫中有位老宫人曾对我说，你若想得到某样东西，你必然要付出某种代价……玄尊令会让我付出什么？”华纯然清醒淡然地问道，目光平静地落在皇朝脸上，平静地看着那双耀目的金眸。

皇朝松开手，负手身后，垂眸看着眼前这张世间稀有的花容，轻轻一笑。可那眸中刚才还温热的光芒，却在笑开的那一刹那退去所有的温度，双目清如寒潭，明如冰镜。

“公主是聪明人，这华国的王是华弈天，可华弈天的王却是纯然公主！”皇朝笑

看华纯然眸中闪过的一丝光芒，继续说道，“公主或不会承认，但心中何曾不是这般想。这华国臣民甚至华弈天本人都未必能看透这一点，可朝却不会看错的。以公主之才智，这华国可说无人能出其右，若公主生为男儿身，若公主之志更高一点，这天下或便不止一个惜云公主了！”

华纯然默然不语，静待皇朝说下去，那后面之言，或便关之他们一生……

“或因为我们成亲时间尚短，公主似乎总是忘了一点，你——是我皇朝的妻子。不日我们即要启程归国，以后公主生为皇国人，死为皇国鬼，你和我——才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！”皇朝手心摊开一枚虎符，眸光直射华纯然的心底，“一个深宫公主无王命、无令符就调动了五万大军，朝对此也十分敬佩！”

“难道纯然此举做错了吗？”华纯然似有些不解地问道，眸光无辜而又疑惑地看着皇朝，“纯然不该调兵救父王之危，助驸马之阵？”

“哈……公主果是十分自信！”皇朝却只是一笑，移步至窗前，抬首看向天宇，声音遥遥淡淡传来，“这天地是如此深广，比公主更聪明的人虽不多但也未必无！公主此举之后的深意，朝岂敢弄错！所以……”皇朝转过身，目光如剑，语气如霜，“公主这样的举动，朝此后都不想再见到！”

那一瞬间，仿如万箭齐发，仿如苍茫山倒，仿如冰河决堤……那一刻，如箭穿心，如山压顶，如水淹身……痛、重、冷……全压于身一般透不过气来，她不由自主地倒退一步，手不自觉地扶在桌上。

他知道！他果然知道！华纯然的面色有一刹那的苍白，瞳孔一缩，贝齿一咬，紧紧抓住桌角。

室内一片沉静，唯有华纯然略微急促的呼吸声。

良久，皇朝忽又温和地笑道：“公主可喜欢朝送的礼物？”

“咯咯……”华纯然轻轻一笑，抬手轻抚鬓角，神态娇柔而妩媚，“驸马所送礼物，纯然爱之至极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皇朝颌道微笑，“此物望公主好自珍之、好自用之。”

“至尊令……至高无上的至尊令！”华纯然举起手中之令，手指抚过那“至尊玄令”四字，眸光飘飘扫过令后腾云驾雾的雕花飞龙，“纯然定不负驸马所赠之意！”

“至尊玄令……我立于何处，公主必也在我身旁！”皇朝忽然道出。

“哦？”华纯然眼波一转，神情柔媚，“公子君临天下之时，我当何处？”

“自是母仪天下！”皇朝再次执起华纯然的手，指尖相触，十指交缠，手腕相扣，眸光交接，这……是他们的仪式，那个古老的、永不背弃的誓言。

华纯然微微有些动容地看着那相交一处的手，抬首看看皇朝，那郑重的神情，那决无悔改的眸光。这一刻，似想笑，却又似想哭，最后却只是呆呆地站着，呆呆地看着，任那手暖着那手，任那令冷着那手。

“夜深了，公主也该休息了，朝告辞了。”皇朝松开手，转身离去，走至门口，忽又回首，“我们，会不会相扶相助至白首？”话音落时却也不等答语，淡淡一笑，启门而去。

皇朝离去后，房中格外静寂，垂首看着手中的至尊令，华纯然微微一笑：“我以我所有的换你，你说值不值呢？”话落时，一滴清泪滴下，落在那沁凉的墨令上，心头是那样的空寂，空得如万物不生的幽谷，寂得如万物俱逝的荒原，这泪是如何落下的？这泪是为什么而落的？

仁已十七年的四月至六月，对于风国来说，这期间发生了很多的事，先王逝去，新王继位，华国入侵，女王亲战，至五月底，风、华两国达成和约，平息外事。

战后归国的女王，竟一改昔日国人眼中羸弱之态。

朝堂之上，端严冷肃，精明沉着，且言辞犀利，毫不容情。前王遗下之旧臣稍有差错不是被革职查办便是被流放边城永不录用！一时之间，不少朝中大臣是一日连贬三级、一日连革数名……不过十数日，原本排满朝臣的紫英殿竟空了一大半。

那些被革被放的臣子们当然满腹怨言，可是面对那些女王着人秘密送来的信函却又无话可说，那些都是历年来他们贪赃枉法的证据。那些本以为无人知晓的事情，为何女王竟能知晓得一清二楚？看来，这些年来，他们是小看了那个“病殃殃”的惜云公主了！

而民间，百姓却对女王此举拍手称快。前王虽非庸君，但对于政事总是睁一眼闭一眼，似是更热衷于他的书画文事，以致朝堂庸碌之臣充斥，国力边增边耗，虽不似白、南弱小，但一直屈居皇、丰之下，且时受华国侵犯。若非风云骑的守护，风国或早被皇、丰、华三国吞噬。而今，新王继位，执政初始便铲除腐臣，百姓们不约而同地想，新王将施新政了，新政必为风国带来新气象，风国或将改以往靡败之气，成为名副其实的与皇、丰并驾齐驱的强国，此后也将不再受他国之扰。这是风国百姓心中的盼头。

国非一人即可撑起。

六月十二日，风王发出王诏，将于六月二十二日在风都举行“英华会”，不拘贵贱门庭，不限年龄外表，只要有才能者，即可前往参会。届时王将亲予接见面试；有真才实学者当殿录用授官，以为国效力。

此诏一出，风国全民响应，奔走相告。每村、乡有贤才而贫困者，乡民们自发捐赠钱物，鼓励其上都面试，而那些金绣裹身肚内败絮为“授官”所惑者，在动身前却都有些犹疑。若是以往，破费些钱财必能买通关节，扶摇直上，但……此次女王“将亲予接见面试”，而在才名武功传天下的女王面前，自己能蒙混过关吗？想想不久前被革职大臣的前车之鉴，当即打消主意。

至二十二日，共有一千多人参会，经过太音、太律、太宰三关会试，共有二百人脱颖而出，得进紫英殿。

二十五日，女王在紫英殿召见这二百名英才，亲予面试，终从中选出五十名佼佼者，当场量才授官。

而另一百五十名落选者，虽有失落，却也开怀，能进国人一生也进不得的紫英殿，这对他们来说已是一种荣耀。更能亲眼见到清艳高华的女王，亲聆其妙音德

言,这是他们三生也不敢想的幸事。更甚至,女王最后还亲赠他们每人一卷书、一支笔及一柄宝剑,言曰:书育人、笔言志、剑卫国!

这最后之举,令这一百五十人一扫失落之感,只觉身心俱充实快乐,虽败犹荣!而他们返乡后也更受乡亲们的敬重,这些人后来或开馆授学以育后人,或以己身之力为乡民谋善创业成为地方乡绅名士,又或周游边国夷族宣扬风国文化、笔述各地风土人文、奇景异事遗惠后人……

七月,含露殿前的德霖池里开满了莲花,红的、粉的、白的,朵朵绽放,莲叶依依,阵阵莲香萦绕宫前。

好容易偷得半日闲情,惜云脱去那繁复的王服,着一袭素白的长裙,在王宫中随性而走,不知不觉中便走至莲池前。遥望母亲生前所居之处,似不论母亲生前或身后,这含露殿都是那样安静。那亭亭莲丛中,似依稀可见母亲那幽怨抑郁的身影。无声地微微一叹,移步走近,那清香扑面而来。

惜云坐在池边的石凳上,神情有些微怔地看着这满池的娇莲。伸手掬一朵白莲,指尖点着嫩黄的花蕊,手腕一动,似想摘下这朵花来,却不知怎地,手一软,忽又放开了。看着那花儿在空中颤悠几下,然后静然玉立,不由勾唇盈盈一笑。

轻轻的脚步声传来,转头看去,但见内务总管裴求领着一帮内侍、宫人远远走来。

“王,您怎能独行,身边连个宫人也不带,若有什么需要,岂非不便。”裴求躬身道。

惜云闻言只是一笑,这个自小看着她长大的裴总管,似乎总拿她当个小孩子。站起身来,目光微恋地看一眼满池的莲花,然后转身回走。

显升宫前,惜云终于止步,回首看着一直跟在身后却神色犹豫的裴求,微带一丝浅笑问道:“裴总管,你有事要与我说吗?”

“嗯?”一直垂首前走的裴求料不到王会突然停步问他,不由一怔,然后有些嗫嚅道,“其实是小事,自先王逝去……王归来……王一直这么忙,难得今日清闲片刻,老奴……老奴不忍……”

“好了,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。”惜云摇摇头打断他,立在宫前高高的台阶上,极目眺望,可也只能望到那连绵的宫墙。唯一能看到的宫外,便只是抬首的那一抹蓝天和白云。

“是。”裴求微微一躬身,“当日先王逝去,王出征前曾再三吩咐老奴,王不在期间宫内之人一律不得出宫,若有违者以犯宫规抓下,待您回宫再处置。您走后,虽未有人偷溜或强行出宫,但也有几人曾要求出宫,老奴未曾答应。因他们都只是请示老奴,所以老奴也就未将之下狱,只是暗自记下他们之名,想待王回宫后再行禀报。而王归后,先是忙于先王葬礼,后又……后又政事繁多,老奴一直未有机会禀报,只是老奴想当日王既再三叮嘱,那必有深意,所以……”

“想不到我所料还真不差。”惜云闻言微微有丝感叹道,“那些想出宫的都是些

什么人？平日侍于何宫？”

“一共有五名，都是内侍。一名侍于英寿宫，三名侍于珍膳宫，一名侍于霜痕宫。”

“侍于英寿宫？”惜云目光微闪，然后问道，“那人叫什么？”

“沙小日。”裴求答道。

“沙小日吗？将他带来，本王想见见。”惜云淡淡道。

“是。”裴求退下。

不一刻，裴求便又匆匆而来，身后跟着一名年轻微胖的内侍。

“拜……拜见王！”那名内侍一下跪于地上。

“你叫沙小日？”惜云足尖踩着那鲜红的台阶，目光沿着自己的鞋尖移至台阶下的沙小日。

“是……是，奴才叫沙小日。”沙小日有些战战兢兢地答道，似为王威所慑，一直垂首。

“你是哪个宫的？”惜云依然不咸不淡地问着，好似与他闲话家常一般。

“回王，奴才是英寿宫的，曾服侍过先王。”沙小日轻轻答道。

“喔。”惜云微微颌首，“想来你对先王的病情也是十分了解吧？”

“呃？”沙小日有些不明所以，先王都安葬近两月了，不知王为何会突然问及这个。

“本王问你话呢。”惜云声音轻轻淡淡的，却自有一种迫人的威仪。

“是……是……奴才是先王近身内侍之一，所以先王的病情奴才稍稍了解。”沙小日赶忙答道。

“沙小日，你去过华国吗？”冷不防惜云又天外飞来一句。

“华国？”沙小日一惊，眸光偷偷上扬，想看看王现在的神色，可半途却遇上惜云扫视而来的目光，当下心头一震，神色一乱。

“你去过华国吗？”惜云再问道。

“奴才没有去过华国。奴才十四岁进宫，一直侍于英寿宫内，平日偶得假日也只是回家看看家人，从未出过风都城门，这一点裴总管也知晓。”沙小日力持镇定，娓娓道来。

“是吗？”惜云忽笑笑，抬步走下丹阶，一步步靠近阶下跪着的沙小日，淡淡问道，“那这是什么？”

话音落时，沙小日只觉得头顶一松，然后头发散下一大络，抬首看去，只见惜云手中握着一支青玉发簪，不由心头一凉，“这是……奴才的发簪。”

“我知道这是你的发簪，只是你知道这是什么发簪吗？”惜云再笑笑，笑得温和无比，可沙小日却只觉得那笑容仿佛是透过千年冰峰传来，带着沁人心骨的寒意。

“这……这是一支普通的青玉簪，是……是奴才上次出宫时在集市上买得的。”沙小日垂首答道，手却不由自主地微微抓紧。

“裴总管知道这是什么发簪吗？”惜云又问向一旁的裴求。

“那是……昆山青玉簪吧？”裴求看一眼发簪，有些不确定地答道。

“是这样的吗？沙小日。”惜云手微微抬起，让那支玉簪立于阳光之下。刹时，玉簪在阳光下便如一泓缓缓流动的清水，青碧一片，令人视之如饮甘露，身心一阵清凉。

“是……是……”沙小日也看着了阳光下的那一泓清水，脸色一片灰白。

惜云垂眸瞥一眼沙小日，似有些遗憾道：“看来你们眼光都不太准。若我没看错，这一支青玉簪乃以华国境内桑山独产的青泓玉制成，这可是相当相当名贵之物。”

“是……是吗……还……还是王有眼光……这……这样看来……奴才……奴才……”沙小日语气有些不稳，断断续续竟是不完整。

“这青泓玉出世极少，所制之物万金难买，记得仁已十二年，华王曾下令‘桑山青泓玉非王命不得采，非王室之人不得佩’，而集所有出世之青泓玉于王宫，华国民间不敢再采藏此玉，即算是我们风王室也只存一株青泓玉所雕凤尾竹，可是……你怎么会买得到这一支青泓玉簪呢？华国也买不到的东西你竟在风国就买到了？你一月的俸禄有多少呢？好像只有两银叶吧？”惜云手垂下，摊在沙小日面前，掌心的青玉簪此刻不再清凉如水，而是散发着从地狱传来的寒煞之气。

“奴才……奴才……”这大热天里，沙小日却全身战栗，哆哆嗦嗦说不完整一句话，衣衫背部却是湿了一大片。

“这青玉簪真是你买的，还是有人送你的呢？”惜云淡淡地问道，面色静然看不出丝毫愠色。

“不……不是……是……是……”

“不是什么？又是什么呢？”惜云脸上甚至浮起一丝浅笑，只是双眸目光如针。

“是……是……华王派人送给奴才的。”沙小日“扑通”趴在地上，“王，奴才该死！奴才不该接受华王之物，奴才不该替他……不该……奴才……”

“沙小日，你是风国人还是华国人？”惜云却未有丝毫惊诧之意，反而打断他问道。

“奴才是风国人。”

“那你的父母是风国人还是华国人？”

“他们都是风国人。”

“哦？那你的祖父母又或你祖上可有人是华国人？”

“奴才……奴才世代都是风国人。”沙小日闭上眼睛匍匐在地上，一种灭亡的感觉从头而来，这一刻他忽清醒了，他再也没有机会了。

“原来都是风国人呀。”惜云淡淡点头，目光移向一直静候着的裴求。

“王，您要如何处置？”裴求上前一步请示。

“忘宗弃国者，斩！”惜云的声音忽冷如冰窖寒风，在场之人皆是全身一颤。

而地上的沙小日却已瘫成一摊烂泥，晕死过去了。

远远的，一名内侍急急跑来。

“王，宫外有一自称是您的厨师的人求见。”内侍上气不接下气地道，可一至跟前却只觉得此处气氛十分冷肃，令人打战，不由赶紧收敛气息。

“哦？”惜云略一偏首，然后微微一笑，刹时肃冷的气息全部退去，昱升宫前又恢复七月高温，“快请他进来。”

“是。”内侍急忙退去。

而裴求看一眼瘫在地上的沙小日，小声地道：“王，他……”

“即刻拖下去，斩！”惜云的声音冷厉无情，眸光如冰剑扫一眼沙小日，“传本王诏命，有如是者，一律斩无赦！”

“是！”裴求躬身领命，然后挥挥手，命两名内侍架走地上的沙小日。

而远处的宫门前，一个瘦长的青影正缓缓走来，看着那越来越远的身影，那渐渐清晰的五官，裴求有些好奇，这人是谁竟能让王退去那一身冷肃之气，笑得那样的温暖。

一眼看去，比起兰息公子那无双的俊逸雍容，这只是一个十分平淡普通的人，扎在人堆里便找不出来的。可转首之间又似觉不对，再看第二眼，却觉得这人平凡的五官蕴着一种常人未有的灵气，令人过目难忘。

“拜见风王。”那青衣人虽语气恭敬，但却只是微微躬身，并未行大礼。

“久微，你终于来了。”

在裴求微觉这人礼节稍欠时，却见王正微笑着看着那人，目光清澈，语气温和，仿佛等这人等很久了一般。

“是的，我来了。”

久微抬首看向高高阶上的风夕——不，那不是风夕。虽依然是一袭白衣，但那直披的长发已挽成雅逸的流云髻，就算是那一袭素衣也有变化，那袖口的龙纹，裙摆的风羽，腰际的九孔玲珑玉带……更甚至那脸上优雅的微笑，那眉宇间的清华气度，那清冷自律的目光，那静立的高贵仪态……这些都不是那个简单任性的白风夕会有的，这是风王——风国的女王惜云。

心头似有些失落，仿佛有什么从他眼前消失，可是……这不就是他一直期盼的吗？他不就是盼着这一天吗？

“裴总管。”惜云转头唤道。

“奴才在。”裴求躬身应道。

“请安置久微先生住霜痕宫，他以后即为本王御厨，他只侍于本王一人，宫内任何人不得擅使或不敬于他！”惜云的声音淡而清。

“是！”裴求答道。

惜云吩咐完即转首看向久微：“久微，你远道而来，今日便先休息吧。”

“多谢风王。”久微再度微微躬身道谢。

光阴荏苒，荷败菊开，夏尽秋来。

昱升宫乃风王日常批阅奏折、处理政事之处，所以此宫不似紫英殿轩昂大气，

也不似含露殿小巧精致，它既有英寿宫所有的端庄持重，也有青萝宫特有的开阔闲适。

放开手中折子，微微揉揉眉心，侧首看向窗外，一丛白菊正怒放。

朝局已稳，新选的官吏也各自进入状态，这两月来，各地呈上的折子也少有让人忧心之事，似乎一切都渐入佳境……可是……这种平静能维持多久呢？当那种局势展开之时，她唯一能做的便是保有风国的安定，免风国的百姓受战火之苦，这是她作为风国的王的责任，而她……也仅能保风国百姓！唉……不自觉地心头便一叹。

忽然，一种极微的声响传来，那仿佛是一片落叶舞在风中，细微得人耳几不能察。

“什么人？”惜云淡淡开口问道，目光注视着窗口，长袖垂下，白绡已握于手中。

一抹极淡的黑影从窗口轻飘飘飞入，有如一缕轻烟绕入室中，无声地落在地毯上。

“暗魅拜见风王。”那抹黑影是模糊不清的，让你看不清他面貌如何，形体是高是矮是胖是瘦，只是大略地可知，他是跪着的，正垂首向风王行礼。唯一清晰的是他的声音，却是听过后让你想不起是什么样的那种声音。

“暗魅？”惜云的眼光落在那一团模糊的黑影上，即算是这种大白天，即算是以她之修为，却也无法将那团黑影看个透彻，“你是兰暗使者？”

“是。”暗魅答道，“奉公子之命，送信与风王。”

话落之时，一股清淡的兰香便在室中散开，一朵墨兰从黑影中飞出，直往惜云飞去。惜云松开握绡之手，摊于半空中，那一朵墨兰便轻轻落在她的掌心。微微吹一口气，墨兰慢慢舒展，慢慢散开，然后一张薄如蝉翼的白纸从墨兰中露出。

惜云拈起信，只一眼便将信看完。玉脸微微一红，似饮琼酒，醉颜如霜叶，但也只是一瞬间的事，转眼即退去了那一层似略带羞意的红晕，面如雪玉，既白且冷，眼眸深幽如海，又清澈如溪，却无法从中看出任何情绪。

“公子说，风王阅信必会深思才复，所以暗魅明日再来。”暗魅的声音无波地在室中响起。

惜云眸光扫过，看着跪于地上的那一团暗影，忽然微微绽颜一笑，只是笑中却未有任何欢欣之意：“那么明日的这个时候，你再来吧。”

“是，暗魅告辞。”黑影又轻轻从窗口飘出。

眸光落回手中那封信上，一瞬间，一抹略带悲凉的笑浮上她的脸。眸光投向窗外，秋高气爽，秋菊烂漫，却无法让心头微微开展，无法让心稍稍暖和一下，长长叹息，那样的无奈而忧伤，真的要走这一步吗？可是……那确实……

门口传来轻轻的叩门声，然后门被轻轻推开，一股菊花的清香便漫延开来，移目看去，只见久微手托一个雪玉瓷盘走了进来。

“看折子累了吧？我给你做了菊花清粥，可以提神醒脑。”久微将粥碗放在桌上，看一眼惜云，意外发现这个自为王后即神思不露的人此时眼中竟闪着一抹悲